

浦東筆會連叢之一

生狂的想



浦東筆會發行

目 錄

論 人物的個性與社會性..... 郁 天
壇 在生活中挖掘..... 羅 根

雜談小學教學..... 葉聖陶

生活的狂想..... 李白鳳

魯迅與馬克·吐溫..... 沈起予

勤奮成功的巴爾札克..... 林稷如

回憶錄..... 艾 蕪

路..... 羅 伽

雪 景..... 臧克家

黑 夜..... 立 人

在動物園中..... 麥 紫

家 書..... 王 京

詩 創 作



A541 212 0010 1522B



壇論

人物的個性與社會性

郁天

寫小說注重寫人。

如果你讀過三國演義，你會覺得那聰明的孔明，小氣的周瑜，個個活龍活現像是現在還活着。如果你讀過紅樓夢，你又會覺得那多愁多病的林黛玉是多麼可憐，土里土氣的劉姥姥是多麼可愛。如果你讀過吉珂德先生，安娜卡列尼娜，阿Q正傳，都無不等於和那些蠢將，美女以及精神勝利者共同生活着似地，笑佈們，愛佈們，把他們當作了實有的人。

其實小說裏的人都不是實有的人的複寫。那是作家所創造的典型。無論那人物是怎樣聰明，怎樣愚笨，怎樣美麗，怎樣醜惡，都是出之於作家的手筆。這是寫作上最不容易處理的一個問題。如果你憑空捏造了人物，那人物就會不死不活不像人。更不容易有那人人應該有的個性。如果你認真單把一個活人記錄下來，那小說就會不像小說，不是囉哩囉嗦，就是異式異樣，除了你自己就很少人會相信你寫的是真的。

這個問題的關鍵在那裏呢？怎樣才能寫出活龍活現的人呢？怎樣使自己寫的人物又真實，又為人所理解，又有個性呢？

首先，我們知道，我們所熟悉的人物，在和我們一起生活的時候，我們多注意的是：他的特別的舉動，相貌，脾氣等等而已。對於他所生長的社會環境是不大注意的，因為我們和他的社會環境相同，量自己度他人，當然一定明白，不用解說。如果這一點真是我們寫人物的時候所疏忽的，那末，問題就發生在這裏。你的小說給生活在別的不同環境中的人讀起來，就會不懂你寫的那人物是生活在怎樣的環境中的，甚至會誤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或者，確定是你空想出來隨便騙騙人家的。

就因爲這樣，我們雖然對於要寫的人物熟悉了，但還不够，更要熟悉那人物生長的社會。

我們在「文學概論」一類書本上，一定看到典型是概括的創造等的話，又說是那典型人物的頭可以出在山東，身體可以出在江西，脚却出在南京。把那些頭，身，脚創造成一個活龍活現的有個性的人，才是典型。這些話有人解釋爲湊合是錯誤的，隨便湊合攏來決不會有個性。倒反而會多生出矛盾，可能那山東的頭上的嘴巴說出了南京的脚上不會走的路，也可能江西的男身體錯配了南京的脚。必至弄得笑話百出，不像人而反像個怪。所謂「概括的創作」，重要的就在社會性這一點上。那就是說，我們寫的是中國人，這個人第一就要是中國的，不是英國的，也不是法國的。不管他是治人的或被治於人，總之他是生活在中國的土地上。

所以，要完善的創造小說人物，熟悉那實有的人與熟悉那實有的社會是同樣重要的。我們必須在認識那些人的時候，同時更要認識他們所處的社會。小說裏的人物，無論是孔明，周瑜，林黛玉，劉姥姥，吉訶德，安娜，阿Q等等，都於社會的人，寫得像活着的社會的人一樣，才使我們看來活龍活現。

我們筆會同人，多半是生長在這江南農村中，對於江南農村的人物當然十分熟悉，但是成功的典型還很少被寫出來。據我想，在創作方法的範圍內來說，原因恐怕就是由於不熟悉這社會。因爲我們可以單純的靠父母的肉眼來看一個人的相貌舉動，但很難不靠社會科學的知識來認識社會，摸到這社會的根底，從而更進一步看透這社會上的人們的痛癢，夢想，識穿這社會上的人們的祕密的心眼。而肉眼是天生的，社會科學的知識是需要每一個人學習得到的。我們的學校教育，一般的對於社會科學不怎樣重視，加上落後的偏見與習慣，使我們的觀察力受到了損害，思想的過程不周密，結果是單純的判斷或盲目狀態。徒想創造典人物，就往往失敗了，

文學與社會科學的密切關係早被人說得爛熟了，我們自然可以不必多囉嗦了，現在是爲了要加強我們的觀察力，要使我们寫人物的時候能够成功，我們要加强對於社會科學的學習。

要寫成功的人物，在於識透人物的心眼。每一個人物，都有他獨特的哀樂與夢，也有與他所處的社會上的人們的共同的基礎和命運。學習寫人物的時候就不能不特別注意其個性與社會性的觀察與研究。

在生活中挖掘

羅根

文藝與科學同樣有價值，同樣重要，就對於人生的研究這一點來說，也同樣的需要下一番苦功夫；也就是說，一個文藝工作者不僅要在創作技巧上磨練，更要忠實於他的生活，像一個辛勤的農夫似地，不斷在生活中挖掘，因為生活就是一個無比豐富的寶藏。

文藝是生活的昇華，或者說是現實生活的反映，但是並不是說：需要將任何人的生活都形象地表達出來，因為這樣可能徒然浪費許多筆墨而對人類沒有一點益處，一定要根據社會的需要，選擇一些富有教育意義的人的生活來寫作，文藝絕不表達一些毫無意義的感情與思想，其所以要反映一些人的生活，就由於存在着批評與教育的要求，最要緊的，更要指引人類，怎樣才會生活得更好一些。正因為這個緣故，一些偉大的作品，往往是一些社會教育意味最濃的作品。而且，任何人性格的構成，是由於階級，遺傳與環境複雜的組合，某些人因素的組合有時很相類似，很可能構成了相類似的性格，這一組組類型的性格會在社會上起怎樣的作用，需要我們表現它，需要我們帶着教育者的態度去批評它，或是讚揚它，於是就產生了典型的創造。這樣，祇要我們創造出一種典型，這典型就代表了成千成萬同類型的人；除去典型人物的創造而外，還有典型事件的創造。我們評衡一個典型是否有意義，這就要看這典型在社會中所包含的人物與事件是不是很多，就是說，愈是永遠深刻在人類腦子裏的典型，愈會有很多人類似這樣的典型。一本偉大的作品，使人看了以後，往往永生不忘，這就由於作品中的典型對於讀者非常熟悉，刻劃得很深刻的緣故。正因為類似這典型的人多，而且思想很正確，正滿足了大多數人的要求，也正指示出了時代的方向，所以一本偉大的

作品，常常是時代的史詩。

歷史告訴我們：人類的生活是跟隨着生產關係時時刻刻在轉變的，生活既變了，時代的要求在變，時代的典型人物與事件也在變，文藝的內容滲進了時代新的血液，結果文藝的形式也跟着在變了。我們應該明白：是那樣的社會，大多數人的生活就是那樣的方式，就會產生那樣的文藝作品。如果不從「變」之中去理解，不從「矛盾」中去理解，那就不可能了解生活，也不可能盡情地欣賞與接受偉大的文學遺產，批評家伊保里特，戴納所以說：「爲了要理解一件藝術作品，一個藝術家，一羣藝術家，是應該精確地想到他們所隸屬的時代的，精神和風習的一般狀態」。

在歐洲，封建社會崩潰的前夕，餓渴地要求個人的解放，於是產生了浪漫主義的文藝；等到十九世紀，資本主義帶來了社會問題，失業，生產過剩，勞資糾紛……等等非常現實的問題又將人的思想拖回到現實中來，因此，繼之而起的是自然主義，寫實主義的文藝。

回頭再看看中國的歷史，大部份文豪的道家思想實際上要比儒家思想要濃得多，他們想做隱士，意志消沉，逃避現實，祇想喝酒過過日子，這種思想正建築在自給自足的或是小地主的經濟生活上。在中國大部份文藝作品之中充滿了這類思想，而文藝作品無形中成了道家思想的宣傳品，其毒害實在比儒家思想要大得多。這思想的蔓延，使中國人遇事馬虎，愛與恨不明朗，讀書不求甚解。活在這樣的生活之中，可以產生一些類乎浪漫主義的詩詞歌賦與抒情的小說，但是一些份量比較重的刻劃社會的作品就很難產生。一提到今天，中國封建社會仍沒有摧毀，道家思想仍沒有掃清，遇事仍然馬虎，愛與恨仍然不够明朗，看人看事不够深，這是中國今天沒有產生非常偉大的文藝作品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在今天，我們應該澈底清算中國文學遺產中的道家思想，也要清算現在自命清高的道家思想的殘餘，這就得先從糾正我們的生活入手，祇有健康的結實的生活，才可以產生健康的結實的文藝作

品。我們要英勇地面對着現實，視線一定要由天上的星星落到土地上來。外國的傑作固然需要讀，更要緊的是我們自己生活的挖掘。我們絕對不應該以第三者的態度去欣賞人生，也不應該像左拉那樣以一個自然科學者的冷靜態度去從旁觀察人生，應該熱愛羣衆，與羣衆生活在一起，儘量使我們的愛，恨與羣衆的愛，恨一致，祇有生活中的愛與恨才是文藝最寶貴的泉源。

我們對生活不應該有絲毫含糊，不要輕易放棄生活中細微的事件與人物，一件細微的事也可能是大事件的關鍵。看人，看事，看自己，要儘量向深處看，向遠處看，向細微處看。而且不但要睜大眼睛去看，還要籍哲學，社會科學甚至於自然科學，來幫助我們理解人生與社會。

在日常生活，特別要常常檢查自己，一個人在社會中往往好像一枝寒暑表，個人內心的矛盾常常就是社會矛盾的縮影，所以一個作家最成功的作品，往往就等於是作家的自傳。

中國「才子佳人」的時代過去了，中國「瀟灑自在」的時代也過去了，文藝已經不是有閒階級的玩具，文藝工作是爲人民服務極艱苦的勞動，那我們就要儘量深入到羣衆生活中去！

黑 夜

人 立

爬行在原野上的黑夜
爲甚麼脚步這樣遲疑？

連星星也眯起疲乏的眼皮，
看模樣似乎快睡着了。

往日活潑的流水

今夜爲甚麼在橋頭停止？

前面還有漫長的路程，

那爲甚麼不斷躊躇，沉思？

往日熱情的夜營

今夜却抽出悽愴的哀音，

在透過眼淚的啼聲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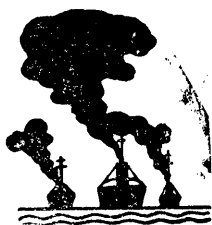
似乎已經拖起了血絲！

你這古老的原野，

創傷蜘蛛網似地張滿了，你，

你該用力撕破夜幕

趕快振奮起你沉痛的身子！



雜談小學教學

葉聖陶

讀書固然是學習的重要法門，可是並不就等於學習。讀了書，得知了書中所說的經驗，還得由自己去歷練，去體認，這才在自己的身體與心思上發生真切的影響，那書中的經驗這才化爲自己的經驗。譬如，書中說太陽是紅的，玫瑰花是紅的，人的嘴唇也是紅的，這當然沒有錯誤。然而，你如果不張開眼睛來看看太陽與玫瑰花與人的嘴唇，你就只能在嘴裏說什麼東西是紅的，實際上可沒法知道某種東西的紅是怎樣的紅。並且，你對於「紅」這個字實在包含着程度不同的多種顏色，也沒法確切知道。書中說的話誠然不錯，要確切明瞭書中的話卻須靠自己。單靠書本，自己不去歷練與體認，所得縱使無誤，也只是模糊籠統的經驗罷了。

再說，要知道什麼什麼東西是紅的，何必看書呢？張開眼睛來看看各種紅色的東西，事情非常簡單，所得的經驗卻非常確切。若去看書，就要通過文字的關，轉了個彎兒，反而不及直接看的來得確切。

自然，世間許多的事物與道理不是樣樣可以直接感知直接接觸的。可是，小朋友所要懂得的事物與道理，大部分可以直接感知直接接觸。有了一把豌豆粒可以學習加減乘除，有了一枝尺可以量房間的寬狹，場地的大小。要什麼算術書？家中有貓，樹枝上有鳥雀，什麼穀類抽苗了，什麼果樹

開花了，從這些就可以研究生物。擔子在肩膀上一挑，挑起就跑了，車子在前面拖動，或者在後面推動，動了就前進了，從這些就可以研究力學。要什麼常識書？每年每期開學的時候，常聽學校裏的朋友說，教本還沒有買到，故而上不來課。我聽了這種話常常想，這未免本末倒置了。小朋友最需要的是從環境中理解一切，不是讀書，讀書也不過幫助那從環境中理解一切。只要環境中有種種可見可感的事物在，哪怕非常之貧乏，也可以教學。現在卻把書看作唯一的憑藉，有書才可以教學，沒有書就無法教學，豈不是本末倒置？

我有個孫兒今年剛進小學一年級。那個學校採用一種算術副課本，開頭要兒童辨別大小厚薄輕重，寫着大小厚薄輕重的字樣，書着各種的東西，下面畫着空括弧，像測驗試題一樣，待兒童看了圖畫，問明自己，然後在空括弧裏填入符號，表明那東西是大小是厚是薄是輕是重。教兒童注意辨別，當然是好事情。但是辨別應該與實物接觸，接觸了實物才有實感，大小厚薄輕重的比較才可以體驗得確切。現在先得認識大小厚薄輕重等等的字，這些字在剛入學的小朋友是不識得的，又得看那些並非實物的圖畫，即也大小而論，圖畫必不能與實物同大，非縮小不可，若說厚薄輕重，又怎麼能從圖畫辨明？所以書局裏編印這種本子，學校裏採用這種本子，方法好似很好很新，其實卻很不好很陳舊。爲什麼很不好？因爲這種方法不能教小朋友從實際生活裏去注意辨別，不能教小朋友領受實感。爲什麼很陳舊？因爲這種方法繼承舊教育的傳統，認爲學習必得通過書本與文字，不知道利用書本與文字只是手段，獲得真經驗才是目的。

我並非說受教育不須識字，不須讀書。我只要說教師應該認清文字與書本的用途與它的限制，凡是可以直接教學的就直接教學，不要間接的通過文字與書本。教師的事業不是「教書」，是教兒童獲得種種經驗，越直接越真確越好。教師千萬不可在兒童的心目中造成一種印象，以爲受教育只是識識字讀讀書的事情，與實際生活全不相干的。



雪景

臧克家

我把一副好心情，
斗室的靜，
爐火燒在腮上的微紅，
帶給大雪後山野的蒼茫
和刀片的風。

在雪的重壓下，
竹竿向我求救，打一着躬，
山頭上膩着肅穆，
白色裏透一點青。

我打着呼嘯，
輕掄起手杖，
一圈一圈劃着恬靜，
一路清脆的腳步
把我引到了一間草棚。
我知道，那裏邊永遠燒着
一大堆炭火，
永遠有一大堆人
圍着火講說神話，

挖炭夫像原始人，
粗野，赤裸，向漆黑的洞裏
爲人間取火。

什麼也沒有錯。
錯的是一個逃兵。
身上的創疤流着血，
腳上的凍瘡流着血，
他的口是一個血窟窿，
一句一句的向外湧。
從一個地獄裏逃出來，
多少地獄在外面張着口，
身上一套單軍裝，
門外的雪半尺厚！
沒有一身便衣做個通行證
沒有去處，沒有一文錢，沒有一個朋友。
這個小草棚留他一回兒，
這堆火，將使寒冷更加寒冷！

走出這間小草棚，
我變成了另一個人；
眼前的風景太慘酷，
我的眼淚是多麼無恥！

生活的狂想

李白鳳

由於生活的重壓，我們都像久旱的稻禾，在炎炎的太陽光下，面色憔悴地低下沉重的頭來；看着朋友們爲生活所困擾，心裏老是一種說不出的痛楚，雖然我也實在無法以物質和朋友相濡以沫，可是內心裏却常時想到杜工部的茅屋爲秋風所破歌，一點也不錯：『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于俱歡顏……』，而我們呢？沒有房子住的朋友是這末多，有的人却有着太多的書房客廳之類的空房，不禁使人慨歎了。

說生活太苦嗎？事實好像又漫不是這回事，在上海，一個夏丹維下海做舞女，花藍費就是一億五千萬，更嚇人的是孟小冬上台，據說花藍費就有五億多，而且報紙上登出的大名，有不少一向是自稱爲廉吏的，雖則這筆錢由於孟女士的好意捐給了災民，也足見上海人的胃口是多末大了。因此，我不禁這樣狂一番。

政府既然頒佈了一些捐獻條例，自不妨雷厲風行一下，讓這些大僚官在酒醉飯飽之餘，腰裏別再纏上十萬貫，做騎鶴下揚州非份之想，而那些交際花之類，縱然餓死三五個，想必對於國家前途，也是無損於秋毫的；同時，飽暖思淫慾，南宋的江山也是這樣去掉的呀！

此外，中國一向是以擁有五千年古老文化的榮譽自居的，在『進退雍容史所難』的當兒，我們也不再來講些什麼逆耳之言，只不過希望在維持文化傳統的這一觀念上來着想，如果外匯調得轉的話，也應該在買鎗砲飛機以及化妝品之外，多買點白報紙進來，就算置文化人的生死於不顧罷？而一脈永斬的辦法，對此我們這文明之邦也是頗欠考慮的。

由這裏我又想到：如果有那位大僚官，忽然發起一陣子「雅興」，不買史都匹克汽車，而改行出版，則較諸站在講台上大談其「提倡文化」來得更有道理。

然而，這不過是狂想而已；生活呢？似乎也被壓在花藍底下，永遠也抬不起頭來了，嗚呼！

（一九四七、九、上海）

與馬克·吐溫

沈起予

在馬克·吐溫的「夏娃日記」譯爲中文出版時，那「小引」末的「唐豐瑜」的名字，恐怕是少有人知道是誰的罷。不過在魯迅全集發行後，大家却可以看見這「小引」是被蒐集在內面的。

馬克·吐溫的這小品，怎樣出版，魯迅先生爲何用「唐豐瑜」這三個字來爲這部小品寫「小引」，我們若知道這一點小小的經過，却是很可以看出魯迅先生的增進中國學術的熱忱，他的永不妥協的個性的一端，還可以看到他對美國文明是怎樣看法的。

原來，「夏娃日記」的翻譯，並非出自譯者的意思，而是魯迅先生經過雪峯兄之手送給李蘭譯的。且這書原也非魯迅先生所有，據說是他住的公寓的隔壁的一個外國人搬走時所拋棄的。當魯迅先生知道這是美國的幽默家馬克·吐溫所作，而且上面有萊勒孚的五十餘幅的白描版畫，便想把這書連字帶畫介紹給中國來。我們知道，魯迅先生對於當時國內新起的木刻是極端重視和提倡的。他在一九三六年蘇聯版畫在上海展覽時，曾寫道：「版畫中，議刻是中國早已發明的，但中途衰退，五年以前興起的是取法於歐洲……不久，就遭壓迫，又缺師資，所以至今不見有特別的進步」。夏娃日記的「小引」寫於一九三一年，恰是應着上文中之「五年前」之句，可見也恰是中國版畫藝術新興的時候。「小引」中，他是這末寫着的：

「……」插圖，雖然柔軟，但却清新，一看布局，也許很容易使人記起中國清季的住渭長的作品，但他所畫的是仙俠高士，瘦削怪誕，遠不如這些健康；而且對於中國現在看慣了斜眼削肩的美女圖的眼睛，也是很有澄清的益處的」。

一面魯迅先生在這「小引」中介紹了馬克。吐溫的傾向的來源，也介紹了美國文藝是怎樣地隨着美國社會，時代的變遷在變質。在現在我們的一切快要與美國結下不解之緣時，我們來看看魯迅先生的這些說法，也是很好的。

據魯迅先生看來，馬克。吐溫從他這個筆名本身起，便有一些滑稽之感。可是，待他的遺著「奇異的客人」出版後，便證實了他是很深的厭世思想的懷抱者了。他的成了幽默家，是爲了生活，而在幽默中又含着哀怨，含着諷刺，則是不甘於這種種生活的。爲甚麼會這樣呢？魯迅先生說道：「我們知道，美國出過亞倫，坡，出過霍桑，出過惠特曼，都不是這麼表裏兩樣。然而這是在南北戰爭以前的事。這之後，惠特曼先生就唱不出歌來，因爲這之後，美國已成了產業主義社會，個性都得鑄在一個模子裏，不能主張自我了。如果主張，就要受迫害。這時的作家之所注意，已非怎樣發揮自己的個性，而是怎樣寫去，纔能有人愛讀，賣掉原稿，得到聲名。……於是有些野味未馴的便站不住了，有的跑到外國，如亨利、詹護士、有的講講笑話，就是馬個吐溫。……」

末了也得說一點魯迅先生的「唐豐瑜」的筆名罷。先生說馬克，吐溫這筆名本身就有滑稽之感，而他在「小引」上的「唐豐瑜」這筆名，我覺得也是很帶諷刺性的，原來過去會有人稱魯迅先生爲「封建的餘孽」，據從「豐瑜」二字就是這話的同音的射影，也如出版「鉄流」，「潰滅」二書的出版所命名爲三間書屋之影射於人曾說過他三聲「有聞」一樣。自然，魯迅先生是以一生忙着與封建思想作必死的鬥爭的事實，現在已成爲定論，但他永不妥協的個性也就從這些逸事上更顯明了。



勤奮成功的巴爾扎克

林如稷

只活了五十一歲，留了近百部作品的巴爾扎克，他的精力與勤奮是實在可驚的。依寫作壽命與成功來說，幾乎是一直沒有第二人能與他匹敵，而且他一生還只是陷在困厄之中，無怪他要自己誇口是文學界的拿破崙。但許多談論他的人，似乎總不能滿意於他的多產，雖然也常常歎惜他的為工作而損害健康，他的夜以繼日的寫稿，他的「因五萬杯咖啡而活，亦因五萬杯咖啡而致死」，却也就愛特別的說起他一生困頓，不斷為生活債務所迫，要專門仰賴買稿來支持，好像對他命運表示同情，而同時又正暗示他是窮，只為了療貧，為了換取金錢，才會那樣去幹這類傷害了身體的傻事的。

貧窮不是罪過罷？（雖然在資本主義腐爛時代，有些偽善的奉私有財產制度為天經地義的學者，會說貧窮人是罪過的。）負了債務而能以一生勤苦工作來求清償，在近代的金錢社會上正還被尊為一種美德。貧窮而能寫出很多的作品，也更不是罪過罷？要是貧窮而又能創作出不朽的藝術巨著，這豈是那類將藝術當好玩事兒的人們所能想要的嗎？那種說「這是為了窮呀」的話的人，他們怎樣能潛心去理解一位由困苦中成功的作家的偉大呢？

其實呢，要是我們苦讀這位「人類喜劇」的作者的傳記，便可明確了解，負債不過是催促他寫奮勤奮的一個次要原因，而他是在幼年時代就有以文藝為終生努力的志願，並且是要想超越前人，在陳舊的只知讚美英雄美人和抒發個人情感的寫作方法以外，創造近代社會事象的記錄和分析為主

旨的新型小說。在這方面，我們是知道他不僅個人成功，而且是在近代文藝上都一直發生領導影響的。

有誰讀了巴爾扎克在少年時代寫給友人的這一句：「要是我有我的食糧，我或許能夠寫出一點傳世的东西呢！」而不會感動的麼？真的，他幾乎一生都沒有足够的食糧，然而他終於還是寫出了傳世的东西，而且，不只是一點點，是幾十部有分量的作品！這樣的成功，還不足以說明他的努力不僅是爲了療倉麼？

誰也知道，巴爾扎克同人夥營印刷事業失敗破產是在一八二七年！——那時他年二十八歲！——但在這以前，不顧家庭和友朋的非笑，他一面研讀他不願意學習的法律，一面已寫過好幾部小說，還有一個戲劇得到相當成功。而在這次對於他後半生有決定作用的破產之後，他將那幾乎是永也難以償清的負債弄來壓在自己頭上！——爲了應付索債者的難峻，他的窘狀是真令人可憐的！——也就因此，他更認清了那時正在發展的資本主義的社會，他發現了一個支配近代社會的惡獸！——金錢！——所以他的著作也大多是從各個角度去分析它的權威和罪惡的。我們甚至可以說，他的整個的「人類喜劇」便是建築在「金錢的悲劇」之上的；他給我們如實的刻畫出新興的資本主義初期社會的全貌，他的著作正是時代的產品，而我們若要再一想到，「人類喜劇」的作者自身一生的命運也是時代所造成的，但他又是那樣勇毅的去担當這一切，並不會怨天尤人，只是堅忍的工作。我們對於這樣一位有魄力的人，創造了近代小說新道路的偉大工程師，能不同情，能不欽佩的麼？

除去這藝術的愛好與熱誠以外，推動巴爾扎克去從事那種超人的工作的，或者便是他與漢斯佳夫人的戀愛了。不過，這也又是怎樣一種不平凡與不幸的戀愛；在恩慕交往近二十年以後，也就是他一生兀著辛苦境地中辛苦完成可以稍予安適的中年生活的時候；他們才舉行了結婚，但僅只再過了五個月，這自恃有將軍般軀體的文人，終於因二十幾年寫作勞苦過度，健康已變壞，遂一病不起

了。

英國有位作家有一名句：「我要你們一切都證實，我要工作啊，一直到我死之一日。」我爲以用來指示巴爾扎克的一生是極恰當的。

與「人類喜劇」的作者同時的大詩人維克多，爾果，在給巴爾扎克舉行葬禮時會說：「他的全部著作只形成一部著作，一部活躍的，光輝的，深切的生活，能這又是直到今日我們不但愛讀「人類喜劇」，也更敬愛作者本人的原因罷。」

家書

王京

按住眼前的煩鬱和
牽掛，
將萬般的雜情傾在
紙上，
捲好書信套上圓圓
的鉛管，
請南去的雁兒帶往
遙遙的故城。

★ ★ ★

故鄉的氣候可會轉
涼？

庭前的花草經得
風霜的摧殘？

老父的白髮今年又
增添多少？

童時的遊伴是依
否舊愛歌唱？

吩咐雄勁的北風莫
再淒切地號叫，

——多少人冬來還
不會翦裁衣裳。

◀三十五年初冬▶

我們拒絕一切偽造者在我們面前，常常談論許多奇妙的，美麗的路的故事，路在我們的想像裏，如同一個黑黝黝的魔鬼一樣可怕……。

從前我們走在路上，覺得路是平坦的，路沒有絲毫曲折，路就是我們的生活，我們血汗的形象，我們會用辛勞不惜的去改造他，如今，路不是我們改造者使用的了，好像有人給我們偷偷的賣掉了……。

路不是一幅唐伯虎的畫片，或者是一條黃金，可以被一些人任意操縱在市場上，給一些人販賣；路是人類血汗的結晶，路是聖潔的，公共的，路的產生是爲了人的便利，是爲了促進人類的互助，路是人類文化發展的起源，路是一切而呵：在今天，路也歸于一種貨物式的物件，在市儉們狡猾的嘴裏，產生一種黃金的價格……。

路

羅 迦

再下去，路的發展更複雜了，路可能有一種稅，也可能陳列在歷史博物院裏，把路的一切當做古董買賣，路和人類以後會沒有一點關係。

我恨，我們爲什麼還記得路，使我們這裏有了熱烈的愛，對於路的一種痛苦的留戀……。



回憶錄

艾

蕪

卡拉巴士第這個區域，名義屬於仰光市區，實際上却可說是近乎鄉下的廣大村落，也雖然劃出一條條的街子，但除了有點咖啡店雜貨店而外，簡直沒有別的什麼了，全都是住家的。出去不遠便有空曠青綠的草地，碧波浩渺的綠綺湖，和湖邊幽靜清涼的樹林。同仰光鬧熱地方起着聯繫的，只是從早到深夜，嘩嘩響着的電車。

住的人家幾乎全是印度人，鼻上帶金環的主婦，有時會在門前掃得很乾淨的泥地上，用粉筆塗起神祕的圖案畫。街上往往碰見棕色額上畫紅藍線，或者抹有白粉的男性鄰居，他們多半是白天到英國公司去辦公，緬甸學校去教書，印度商號去做事，晚上則在各個洋油燈照亮的窗子底下，看書閱報，或者響着舌音極多的亨度士坦里的話語。

住在這個區域過的中國人，就只有我跟萬慧法師。我們住的街名是第一百二十六條街。他是個不住廟子的僧人，也不唸經，也不茹素，正和一個不結婚的獨身男子一樣的過日子，他也不化緣，只靠教授英國人的中文，來維持日常生活上的開消。他教的英國學生名叫魯士，是仰光大學的史地教授，那人同他研究雲南通誌騰越廳誌，有不懂的地方，便從他得到教益。這個英國教授始終沒有到過這個印度人住的區域，我也沒有見過他，只曉得他討一個緬甸女學生住在仰光郊外一間優美的洋房裏，過着殖衆地高等英人的生活。

經常到萬慧法師家的客人，除了幾個中國人錫蘭島人緬甸人中國和尚而外，到是一個愛爾蘭人

杜蘭提和一個美國人鮑渥爾，印度人反而沒有一個，即使有，也是按月來收錢的印度房東。杜蘭提就跟我們住的不遠，他是失業的外國人，但經常都像帶點醉意，在白麻子瘦臉上，有些微微發紅。人相當高大，談起話來，很是熱情，他走進門，頭一聲就用英語喊 *Receivance How are you getting on* 法師你好嗎？就使人覺得他的聲音滿含着尊敬和一股熱氣，他對我們東方人，似乎還沒有膚色上的嫌惡，在街上碰見的時候，會很快慰地打招呼。一個常來的中國和尚，叫做安全師的，不會講英語，可是杜蘭提同他見面，却能開一通頑笑。杜蘭提便用英語喊他 *Monkey Monk*，猴子和尚，因英文的猴子跟和尚，音極相近，並用手比出猴子在抓拿什麼的姿勢。安全師也是個喜歡開頑笑的人，他對杜蘭提便做出一些嘲笑的动作來回答，他學着杜蘭提把一瓶酒，湊在嘴上一口氣喝完時的神情，還搖搖頭，說一句叫杜蘭提能會其大意而不分懂的中國話，「呷呷五」。杜蘭提一個人住家，妻同他早離婚了。生活相當窘迫，常常付不出房租。做房東印度胖子，無法可想，便吃得大醉，去同他打架，結果兩人都把頭打破了。而房租還是擠不出來。另外一些鄰近的印度人，對他似乎也缺好感，同他絕不往來，他常來的就只有我們這個地方。我那時候在一家叫覺民日報的華僑報館內做校對，剩餘的時間，便寫些短篇小說和詩歌。他漸漸知道了我的嗜好，便將一些破舊的或缺封面的英文雜誌拿來，用他那多毛的大手指點着說：「就照里面小說的意見，你就寫一篇罷，這不費力的，又不是翻譯！」

他認為寫文章來換取稿費，是件很苦的事情，現在他想這個取巧的辦法，必定對我大為幫助。我只沉默地在手裏看看，並不歡迎他這個好主意。而且裏面那些只描寫都市男女的戀愛私情，很難引起我的興趣，他覺察出我這個態度，只這麼一兩次，以後就再不送來那些舊雜誌了。

有時他也能說點不平的話，比如人家有汽車你爲什麼沒有之類，就成爲他最愛引用的例子。他說這樣的話時，樣子顯得異常的嚴厲，聲音也格外來得低沉，彷彿他平素講話的熱烈樣子，全然抑

止住了，變成另外一個冷酷的人一樣。

除了他心裏裝有這樣的不平而外，他到是極其坦白的，他把太太在印度登的離婚廣告，指給我們看過，這不算事，他還把一個不常來到他家裏的一個法國婦人，帶有兩個小孩子的，悄悄告訴我們，那就是朋友的妻子，他自己的情婦。自然他講這些話的時候，是醉薰薰的，每一句話的吐出，都飽含着酒的氣味。

鮑澀爾却和他不同，鮑不飲酒，常常露出精明的臉色，但並不顯得自然，彷彿裝跟人家看的。又好像他這樣做，是爲了保護自己，叫人一眼看見，就覺得他的臉色和眼睛是在說：「你騙不倒我的，我一切都明白」，他穿得很整潔，像杜蘭提的髒內衣領口，就從沒有在他的頸子上出現過。他矮小，經常穿着短褲，長長的毛襪，套起黃黃的皮鞋，顯出一個能幹人的樣子。他就住我們對面的橫街，比杜蘭提的住處，還要近些。他出入都不像我們這個區域的人，以電車代步，他却有他自備的足踏摩托車。因此，他的出去回來，都顯得與衆不同，簡直可以說是煊赫了。第一是摩托車的聲響，會震動一條街人的耳朵；第二是他那威風凜凜的坐車樣子，得叫人趕讓在街的兩旁。他是有職業的，就是專門替大公司推銷汽車冰箱保險櫃一類的東西，薪水却沒固定的只在物品的價錢上賺取一道康密興。他一次可以賺的很多，又會許久賺不到一文。但他却有很多的閒暇時間，供他隨意支配。他不大同我講話，只在來的時候，動一動他的眼睛和眉毛，表示他在招呼人。他同萬慧法師也談的不多，好像一個外交家在作着應酬一樣。他到喜歡一聲不響地坐在我們門前，靜靜抽出一支雪茄烟，仰起他那禿髮放光的額頭，細小的眼睛，直朝對面的樓上瞧着。

樓上住的一家緬甸人，窗上掛着一長串一長串的五色小珠子，（大約就是我國古語上所說的珠簾罷。）顯出這是一家有錢的緬甸人家。走廊上常常有個長條身裁的女子，依着棗紅色的樓檻站着。他穿着水綠色綢籠基，從胸以下，一直拖到足背上。上身穿着薄薄白紗短衣。頭髮大概還摻有很

多假髮，則挽成一頂圓形的帽子一樣，高約五寸，全籠在頭上，只有一小撮，軟軟的從上頭拖到耳邊。這在緬甸婦女的裝飾說來，這撮頭髮是一個未嫁的姑娘的標記的。如果嫁了，便用不着這樣拖一撮頭髮，只是全部都挽成一頂帽子了。緬甸姑娘的臉子，略帶瓜子形，微微抹了點白粉，有着靜寂的神色，也可以說有點近於幽怨的樣子。年紀總在二十四五以上了，缺乏一般少女那種活潑愛笑的神情。他只有一个父親同住，除此沒有更多的人。父親包着綠色的綢巾，紅色的綢籠基，似乎常在家裏，有時拖根籐椅出來，坐在騎樓上，靜靜地看報，他很少像他女兒似的，把眼光顧下樓來，研究街上過往的行人或那些在街邊嬉戲的印度孩子。他復帶着一付沈靜而又沈思的臉色，使人不容易同他親近。

鮑渥爾那種呆呆瞧着的樣子，有時簡直是出了神，連啣在嘴上的雪茄，也忘記吸了。杜蘭提不大同他講話，兩個似無從談起。杜蘭提看見鮑渥爾在我們這裏，總不走來，或立即避開，他有時見鮑渥爾在朝樓上瞧，便對我們做一做臉色，表示他的不滿。鮑渥爾却不注意這些，只是旁若無人似的欣賞他的，又宛如在看戲一樣，對面樓上的緬甸人家，就等於一座正在演好戲的舞台，他對於杜蘭提：不說什麼，只在我們提起的時候，他才露下輕蔑的神色。

對面樓上的緬甸女子，對於本街上這個喧赫人物，並不感到興趣，他一點也不用眼睛回答這個癡情的瞭望，只是瞧在一邊的臉色，更見顯得嚴肅起來。這是起初一向的情形，到後來緬甸姑娘一見鮑渥爾坐我們門前，便翻然抽身進去，竟連那幾個掛着珠簾的窗上，也沒有那個濃髮白臉的人影晃過。然而鮑渥爾仍然不厭倦地坐着，只是瞧。好像那裏紅油漆的騎樓欄杆，那掛着五色珠簾的窗子，那受微風吹動的白色門幕，那曬在廊上很打眼的藍色手巾，都帶着無限的風趣，惹人喜愛一樣。

這個癡情人都使我們很為難，因為坐在他自己門口望，倒沒有關係；坐在我們門口，又同一們

來往，人家會連我們也要看不起的。可不好直接勸他，只得慢慢給他一點暗示。有天，當他沒有在門口望，却坐在我們屋裏的時候，我問他：

「你是不是很喜歡東方的女人？」

這個問題很使他感到興趣，臉上放出光彩，眉開眼笑地說：

「是的！很喜歡，東方女人很美！」

接着他便說了一長串的話，我不大聽得懂，只覺得是在盡量地讚美東方女人。等他說完了，我才問他既然是如此的喜歡，爲什麼不討一個東方女人做太太。

他帶着奇異的神情望了我，然後搖着頭笑着說：

「討個來做太太，那就只有叫我做回教徒了

！

我不了解他說的話，疑惑地望着他。他便解釋我聽，一個回教徒可以討許多太太，他們基督教徒只能討一個。

我明白他的意思了，便問他：

在動物園中

麥紫

這里，會永遠沒有聲音嗎？

百靈鳥也停止了歌唱……

從他生活在動物園中以後。

假若這里永遠沒有黎明和歌唱！

爲什麼有腳的不准行動，

爲什麼有翅膀的不准飛翔……？

這里沒有綠樹，這里沒有鮮花：

四面是，繁霧，沒有同情的眼睛，頭頂是陰天的烏雲。

這是個畜牲的世界呵！

嗚噓也罷，愁苦也罷，

反正這里不要人性，不要同情，更不要愛……

……
這里不要這些，因爲園中有一條畜牲的禁令

「是不是在你的本國內，已經有個美國太太？」

「到不在這一點！」他甜膩膩地說；「問題是在這裏，就是我太喜歡你們東方女人了；在日本我討過一個，在安南我討過一個，在暹羅我也討過一個……」

我忍不住嘲笑他道：

「那你已經是個回教徒了！」

「不，不，不！」他像拿根針刺了一下似的，叫了起來：「那都不算是太太，頂多半年就分手了！」

似乎有甚麼東西，壓到我的心上，我不快地说：

「東方女人不會喜歡你這樣子的。」

他誇躍地說：

「但我却如願以償了！」

我冷冷地說：

「那怕不是好人家的女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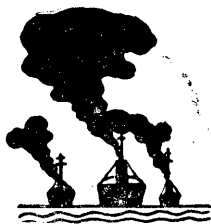
他沉默了一會，才說：

「我也是採用求愛的方法呢？」

綴。

在這里，大人可以製造成孩子的模樣，那受傷的身體在可憐地搖幌，當作人間的點。呵！一個音樂家至比也將變成啞巴，就是蓋世的大力士也會失去全身的力量。

在這里，永遠不准有自由，就是死，也不能依照自己的意志……那百靈鳥，在籠里想了很久很久：呵！他已經失去了自由，難怪他會停止自己的歌唱。



可是好人家女兒見了你這樣的求愛，他會看也不看你一眼的」。於是她望一下對門的樓上，他也望了一下，他彷彿有些會意了，便悠然地說：

「看吧！」

結果他來坐在門口眺望樓上的次數更加多了，好像硬要做點成績跟我看似的。

後來葛慧法師看不過意了，才娓娓地勸他，他才停止了這使旁人也很難為情的態度。但他坐車進出的時候，總要一面緩緩開車一面偏着頭朝樓上望去，這個跟我們沒相干了，偶然看見，只好笑笑而已。可是有一天，他大約望得太入神，車開來碰着街邊階石，跌了他一交，傷不大重，都是紗布棉花打眼地纏在頭上了，這幕趣劇，我當時沒在場看見，是工作回來後才聽見講的。

當他跌傷的時候，杜蘭提因房主印度人又一次打架的傷，尙未完全醫好，兩人在我們屋裡碰見，都不禁望望彼此頭上的紗布，忍不住地笑了起來。鮑渥爾幽默地說：

「這下子我也吃了東方人的虧了！」

「不，不，」杜蘭提看了我一眼，「我只是

吃了沒錢的虧，同東方人沒關係的。

「那末我就是吃有錢的虧了，哈哈！」

鮑渥爾很得意地笑了起來。

以後鮑渥爾也不大向樓上望去，進出騎車的時候，也現出一個正派人的嚴肅臉色，這一改變，到並不是出於跌破頭的教訓，而是樓上的緬甸父女，悄悄搬了家了。另外搬來住的，是家印度曼德拉斯省人，又矮又黑，黑正如仰光華橋所喊的黑鬼似的，而且又沒有一個年青的女人。

告自殺者

朵露菲·派克作

劭 農 譯

刀片痛刺，
河流水溼；
硝鎗毀人，
毒藥抽筋；
手槍違法，
活結無靈；
煤氣臭惡，
不如活着。



編後記

春

正像筆會的萌芽一樣，這小冊子的誕生也是浦東許多愛好文學的青年，用自己的勞力開懇出來的園地。

我們沒有資本——錢是會員們的艱苦生活費用抽出來創刊的。只有一股愛好而認為要開懇的熱忱。今後我們也將珍視這股熱忱，持久下去。

這塊園地是那麼渺小，我們一羣拓荒者是那樣力弱，在目前深秋多有風暴的氣候裏，我們這小天地，隨時都會被摧殘侵襲的厄運，如何慎護充實自己心血結晶成的園地，和一切在我們一條線上工作者聯繫起來，共同抗爭，這是我們今後想做到的，盼本會會員，也以此鵠的，一致力行。

x x x

x x x

浦東筆會連叢之一

生活的狂想

編輯者 浦東筆會編輯委員會

發行者 浦東筆會

承印者 浦東南匯惠豐印務局

經銷處 各大書局

全年 元 半年 元

本期另售 元

外埠函購酌加郵資

歡迎批評。歡迎定閱

在這創刊號裏，承諸前輩幫助，惠賜宏文，為我們照耀進路，增加我們的無限勇氣，我們深願接受諸先進的指標，放胆邁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0 1522B

收到日期 年 月 日

收到凭单 2090

售 价 .30

~~30327~~